

今白華堂文集

慎獨齋吟賸序

代阮儀徵師

余論詩雅不主宗派之說詩者抒情繪景紀事也古今分軌徑塗多矣上溯漢魏降逮宋元匪獨體殊將繇題異故山水登臨發響於陶謝廟堂應制飛藻於沈宋事紆情激則杜蘇騁其豪翰情深景淺則元白抒其性靈因是推之天假善鳴各不相易後人隨遇爲詩因題立體猶聲歌之各有宜而已或專宗一代或代取數人皆非理也又詩主言志非爭勝之事旣於古人體格隨宜取用復欲上掩前美亦徒自苦人生數十年藉此數卷詩令後世知吾之情景事足矣況情景事萬變不齊雖復紛紜往轍終亦自有

生平古人不我掩也揚糝積薪之喻匪我思存已山陰童
鶴街前輩以翰林起家鴻才碩學遭逢

盛際蔚爲一代儒臣既沒廿三年後讀其詩老輩風流如
在目前夫其賡和

聖製雍容揄揚非授簡鑿坡卽矢音扈從想見

兩朝奏御承平雅頌炳焉與三代同風若迺直上書房應
教及澄懷園酬唱諸篇則三天清切溫樹在望大小三昧
迴翔嫺雅余曩昔聯裳光景彷彿遇焉至於輜軒秉節皇
華屢詠草木山川文星留照矣其他詠古賦物懷人行旅
贈答洋洋乎盈耳哉巖壑故鄉江湖蚤歲千載青史之英

靈一 時海內之人物皆先生之情景事也先生於詩蓋正
迹齊梁初唐間其律切變化特近少陵亦時出入於玉谿
昌谷但辭事相稱無取強合按其題皆齊梁初唐之題也
少陵玉谿昌谷之題也題不如是則詩不如是矣豈規規
宗派哉又其取徑適已才壯意新生平之懷抱蘊蓄略見
全量亦不求異於古而自異云爾豈爭勝哉嗟乎穆如之
風雲山韶濩之音迎而卽之先生在焉其躋余斯言否也

寒香娛壽圖詩序爲鄭令孫君巖

華之寒者至香故君子堅植其骨奮其芳烈不汲汲近功
近名而行業以馨邑大尹孫君有焉其莅鄞也鑒於造民
大譽予五蠹六蝨以其間也轄乘之奔息鼎之熾門庭堂
皇蕭然若非復劇治焉持旣定事迺備俚有浮橋跨甬衝
風泊濤歲常溺人今林總過衽席矣有堂育嬰禦毒天昏
今祿而餉愈於其家俗壤謔出匪拯惟攘今法維具戶則
按堵自觀察郡伯交稱曰勇始人皆難是三者故也或曰
奚獨勇吾見使君心畫手訂諸溷乃公者崇飾者冒者無
適與焉冥冥乎經緯哉至夫鬢櫛儲蓄惟農畝是利其亦

異乎一心穿地者矣余方擬有述辱以同出常德尙書門
寵眎斯卷是月也寒梅欲華天清日照冬心鬱勃江城皆
香桐君九里洲其在是歟頌君子者可以知所自矣詩曰
無忝爾所生走也敢申以歌江清兮鏡無塵香雪灑兮江
天春娛壽母兮宜子民

王笠浦詩集序

王獲軒明經以其叔祖笠浦先生詩集見跡詩凡三卷皆
篤雅可誦按先生事蹟詳家傳其學由毛詩以通諸經則
韻語之合於溫柔敦厚之旨夫何待言顧余則自有欲述
者憶乾隆丁未始與先生薊道里人家其容穆然以莊其
氣沖然以和其言詞纒纒然質而雅盡而不殺時余猶少
未由闕鄉前輩底蘊然已私心矜式之其後客遊每黃昏
出西郭先生曳杖門外遙見輒招手或就舟次相問訊及
余直樞院班首爲何竹居侍讀言次佩服師訓特至適聞
先生訃對余流涕者蓋累月甲戌乙亥間晤方松磐觀察

於關中語及先生亦未嘗不歎感感泣也近二十年來何
方皆持節邊徼余罷歸戢影每念疇曩因二君風義之古
有以見先生德業孚於友教致爲吾鄉者舊增色以余蚤
日所見印之良不偶然乃今而得更讀其詩其詩欺其人
也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人之心術性情顧可以筆墨
假耶臆軒嘗肄業月湖書院余悉其爲人與所學皆彷彿
先生比歲連受知於道州尙書新城宗伯亦如先生遇王
文端時矣而臆軒以優行貢京師方繼前人未遂之志而
冒大之爲尤可喜者故於其行歸是集而書其端誌余之
儀先生者逾久而爲之喜且將以諗何方二君也

御製文初集跋

古今文字莫大於經經莫尊於五經然或一書作於數聖
或本數聖述成一書雖以羲農禘姚姒子蒼姬之盛心法
治法若合符節猶且各自爲編絲歷幾千載經旨聖刪定
表章然後五經大備若乃躬攬萬幾心通三極根柢性道
洞徹天人探載籍之大原垂不刊之鴻教吐辭爲經觀文
成化則曠然今日而始見焉我

皇上聰明天亶典學日新維嘉慶八年

御製詩初集鐫成傳播中外天苞地符日新富有勸歌所
被萬物揚詡咸被至教以仰觀體元居正之隆亮哉

睿哲之宏陳聲詩之極軌韞乎易弗乎書繼乎禮彙括乎
春秋矣茲復蒙俯俞臣等所請編刻

御製文初集自丙辰至乙丑其六十餘篇爲卷十臣等伏
而誦之心悅誠服略舉大端用抒管闕雖指之識謹按卷
首列經筵

御論尊經也論題及四子書而義主於經如元善長人自
強不息惠心勿問教思無窮甘節制度大師正衆所以彌
綸天地之道成天下之亶亶者易也舉禹謨養民之善政
體洪範建極之彝訓闡湯誥降衷之微言析伊訓言學之
奧義昭昭然日月之並明參辰之錯行者書也夫易以明

化書以道事詩以達意禮以節人春秋以道義必合五經而後聖人之道全必綜貫乎五經而後

聖人之言立謹由經論遞按之著原誠勛勤政卽先天勿違後天奉時之旨菁功三省垂諭百官卽詢事考言立政詰戎之經頌盛京頌

十全卽清廟生民有聲下武之什紀松山戰勒

聖德神功碑卽大一統書五始之例記南郊北郊卽祭義祭法祭統之文會而通之紛綸貫弗於五經靡所不賅且夫邪正之分才德之辨理參夫太極用著夫柔剛易通卦驗所謂正其本萬物理也導言納諫賞罰勸懲戒捐廉廣

撫卹謹倉庫之儲申停獮之義懷戒石之文知人安民有
非文酌武稱程典羅匡所能逮者書璿璣鈴所謂垂文象
布節度也

皇朝詞林典故之考

聖製詩文木蘭圖冊之跋仙館之矢音全集之揭序

熙朝雅頌之弁言雍容揄揚用昭治世之安以樂者詩含
神霧所謂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也辛
酉之誌工賑衡樓之表廟碣有舉必書書皆足法者春秋
考曜文所謂神所輸向人所樂歸也於毓慶宮有記於隨
安室養心殿於刻漏瓦硯皆有銘儼乎若箴戶牖盤杆几

席劍帶動容周旋斯須不去者禮含文嘉所謂天人之際
陰陽之會也凡此豈嘗執筆擬經而左右逢原隱然會經
旨於語言文字之外何哉聖之訓名曰經

帝之學垂爲範其道同故其揆一方今寰宇同文重熙累
洽一民一物猶無不仰塵

皇情煒爲

睿製宜乎彙編所誌經世育物之大成就鑑治罔越範圍
經解不云乎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蓋見於文必見於政治
風俗凡夫絜靜精微疏通知遠溫柔敦厚比事屬辭恭儉
莊敬廣博易良之教胥率土而漸摩之人心之潛燬世道

之龐鴻益將越隸往古協應文明斯可拱而俟耳抑又聞
經與緯合以成十故有十經之名今

皇上丕承鼎祚十幹始周八極四和欣際昌會而丹圖翠
蘊適出乎其間自是而衍至億秭京垓積章部以增卷帙
將合易之策萬有千五百二十書之篇百詩之篇三千春
秋之國百二十有四禮之儀三千三百以上紀

天章之宏富焉臣等幸預編摩就五經之緒研思觸類以
告天下萬世之誦

聖言者庶如瞻五緯眺五嶽略識崇高於萬一云爾

御製嗣統述

聖詩跋

臣惟古昔神聖受命之君必有豐功懋德積累之業以延期流祚曷奕後裔故基厚而勢崇源深而澤長溇耀之烈繼繼承承久而彌昌者蓋天人相應理數自然之符然文字以來記頌歌詠所稱述者未有如我

大清之至盛極隆也嘗伏讀

御製全史詩所敝自羲媧以迄勝國三五之紀聖人迭興譜系雖同不主繼嗣夏商賢主閔出皆僅克守緒莫媲禹湯惟迨有周后稷始肇基靜民十六王而武始居之故其

積基樹本高出前代然上溯厥先皆終守候旬之服非崛起在此位者漢世高光相望中歷文景僅迺小康魏晉以降唐貞觀宋建隆及元明開國之際亦庶幾乎道泰然以言世功世德益遠甚矣

聖朝龍興東土開闢億禩

列祖列宗聖聖相承以佑啟重明龔熙之景運我

皇上丕纂鴻模祖述憲章一家之隆震鑠萬古仰惟

太祖高皇帝順斗極運天關奮十三甲破明師四十七萬衆外拓基迹而覆育列國內定都宇而綱理萬事所以造邦受命彌綸天地之道者傳之於今

皇上秉執權輿每事必率初從朔故天下享利服教畏
如在

高皇帝之世

太宗文皇帝天造神斷恢闔大業定高麗綬蒙古以控馭
中夏而元模軌物甄陶羣品典章制度垂示無窮

皇上申迪彝訓是訓是行故天下守典承祿毓瀄懿如
在

文皇帝之世

世祖章皇帝以時雨之師拯救四海生靈出諸塗炭神鼎
既奠寰輿輯甯裸將之士感興滅繼絕之仁來蘇之民蒙

衣租食稅之利自前明中葉以還朝野晦盲否塞垂數十年

大聖膺運乾闥坤樞晷緯昭朗敷文化以景俗一車書以徠遠殷咨納諫規畫萬寓立定大法炳若球圖

皇上垂拱守成宅中圖大故天下豫順氣象清明如在章皇帝之世

聖祖仁皇帝御極初載值疆宇之不甯式宣睿略以疇稂莠旣翦逆藩底定沙磧西藏臺灣莫不格來迺并容徧覆涵育休養崇經術以淑之復租稅以贍之展義以發其愷恤刑以保其生是以六合之內銷鋒灌燧囹圄空虛餘糧

棲畝絃歌被野迄今百有餘年

皇上推恩布惠俾仁風衍而外流故天下熙熙皞皞吟德懷和如在

仁皇帝之世

世宗憲皇帝握機攬要公聽並觀灼見羣下之賢否周知民生之利病畜苗蠶於編戶紆丁稅於減額勵官方於殫精用能使家給人足大法小廉一切經世貽謀悉皆止於至善

皇上智周道濟敷時繹思故天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如在

憲皇帝之世

高宗純皇帝天縱至聖恢綱廓絃乾健恆久六十餘年如
一日基於至誠大孝以篤祐錫類養才育賢於文治集千
古之大成於武功昭十全之勝算蓋先聖心法之傳散寓
圖史役列禮樂經姬孔制作刪定而後積千有餘歲之尤
佚謬舛以待折中一旦兼綜而條貫之紛曠之數釐然悉
當而訂戎經頒

御集字惠益下省方觀民諸政教理大物博尤非彙籍所
經見者西北歐脫諸部開闢未通南徼僻夷遼俗異黨祠
塞苗頑雖處中土各恃其陋從古皆稱化外天旗一指靡

不風飛電埽惛慄奔走翹誠闕下而典屬所隸各遠服更
復不可究殫巍巍乎

聖德神功與上天同量是以總集福應延洪純固無疆之
慶貞復啟元迺授受乎一堂

皇上寅紹丕基自嗣位親政以逮於茲重光邇治日引月
長故天下臣民無遠邇內外咸仰久道化成會極歸極如
在

純皇帝之世而

聖天子猶且疊累世之繩承惕致肩之闕鉅方單心宥密
紹庭夙夜以祇適乎

前甯也方稽舊章循大下以研諸
睿慮也

聖謨洋洋備哉神明之式

宸藻布濩述而兼作至博至大凡六十篇爲一卷蓋前古
恆以繼述爲難者或其始法度甚備其後遵考不明寢以
愆忘雖有英蒞之君張皇補苴勢固日趨於缺略爾

國家槩天築地經緯無所不貫而因時建事

先後聖遞監成憲以修而兼用之故增高繼長裕後光前
盛美之積久益賅章章可紀於今者

南郊北郊精禋昭格之儀

壇壝堂子祈祀報謝之誠呼吸感應林迓蕃釐此

列聖之所孚契

昊宰備甄靈貺者也

臥碑鐵牌金鑑之祇循

寶訓實錄宮史之纂述駕勤盛京鐫碣松山惇敘宗室錫
讌錫訓而廣之以備科軫念八旗歲增養育兵丁而申之
以箴儆此

列聖之所以作則垂憲保世滋大者也御殿以勤政闢門
以納言批摺召對百工允釐庶獄祥刑一歸明慎此

列聖之所以綜理萬幾者也頒帑以治河貸粟以賑歉天

津五臺時巡布澤集塞藩於彌典增越南於貢圖此
列聖之所以撫柔萬方者也而況經筵典學幾暇覽古奎
章已成夫三什館籍更緝夫萬卷

親臨辟雍及翰林院擢進士每科數百人於

列聖之所以觀文額俊輝映彌光者如此加以

睿謨廣運廓清三省蠲新兵之餘診靖蔡朱之逆氛近者
粵省奏績山陬海澨遂皆永享昇平於

列聖之所以耆武詰戎奉揚乎無外者又如此蓋

聖性之聞知見知必皆發揮於事業故加勞動勤而體之
備

聖治之善繼善述凡所措施皆以昔證今故念茲在茲而語之詳以是播爲篇什光耀倍彰鴻業庥德若日星之在天因而重之猶苞符之衍策洵乎

大清之至盛極隆爲文字以來所未有也嘗觀於詩雅頌之作多述王業所由因以見周家天命實昭顯乎后稷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以至於公劉去邠卽鞠身服厥勞克篤前烈其詩曰篤公劉匪居匪康以至於太王去豳之岐肇基王迹其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豳至於王季能制義以勤王家其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至於文王修舊德以新命其詩曰文王有聲適駿有聲至於武王繼文

之伐而光有天下其詩曰武王烝哉由此言之彼僻處西戎一隅務其穡事敦其風化推其奕世載德之美爲足以發祥流慶者猶如是之信而有徵我

夫清謨烈存乎

六世函夏之量逾成周萬萬也詩雅頌徒以薦告鬼神其著作皆出於當代臣子今以

聖述

聖炳諸典訓爲萬世規又非雍容揄揚之得以彷彿也至於勤屢省懋乾乾情見乎辭至深且切論者謂成周最盛之時而有洞酌公劉卷阿之進戒故兢兢翼翼治日益長

以

聖人自強不息之旨揆諸詩人所言復何如哉然則

燕天昌後垂裕乎奕葉雲仍而申之以無極延光美大龔
下世卜年之悠久而特之以寅虔使

皇圖帝籙超軼前史寶命之凝亶厚孔固弗祿川至以莫
不增語曰明德盛者光靈遠又曰永永年服我成烈此之
謂也

書方望谿祭王崑繩文後

希顏孟乃士人之極軌無敢言希孔者孔以後希孔希舜
文惟孟子一人亦可以人心規世運矣然王通擬論語馮
道魏闢且公然以孔自居雖賢愚有別其不可爲訓一也
則後人之不敢希孔固宜嗚呼豈孔子所望於後世者哉

題張忠烈公小像

前六十年吾宗老以六月九日會同人城北祀蒼水公歸
語客曰往年但翦紙爲神主今乃有人出公獄中像瞻拜
幸甚因具道公狀貌客色駭連詰像藏誰氏若一發難將
立禍者宗老笑斥之喻以

朝廷曠典方專諡公曰忠烈矣乃逡巡避去旣而有書備
受富人雇爲繕公奇零草並代覓工繪像卷首者忽相約
獻之官欲以違悖制富人良久方解是時

錫諡蓋已十載餘猶尙如此及嘉慶戊午余在武林以寒
食拜公墓則丙辰

今自華堂文集卷十
劉
詔舉孝廉方正之徵士全浙十一人咸在或議樹碑以彰
褒諡且欲購公像上石萬近蓬先生福其祖父故謀葬公
者私謂余曰當時之人度

朝廷視公爲擾攘草澤故從而誦病莫敢贊公一詞豈知
聖度如天披發白日若此哉余因對華表占句云神化間
丹青人情枉翻覆蒼蒼南屏山見公眞面目此數事嘗往
來余胸中不能釋者今徐孝廉琮代其宗人屬題此卷余
思公事詳南雷鮪埼兩集中鴻筆之人自必能藉以發藻
抑

天褒靈耀萬古奚更需揚挖爲獨數十年來

國恩所被收藏家得無意外之虞以至於今是其可深幸
而更宜慎守之者飢縷書此誌幸也道光己亥九月朔日
按公殉節時贈公首而葬者實鄭人紀五昌也前後百餘
年間鄴之人心風俗竟一變至此

題胡綺茗總戎父子小像 像在深柳讀書堂畫卷

余以壬戌春仲與綺茗胡君定交於武林都司署緩帶輕裘之暇識燕領之當飛騰也已而君陟參戎晉都督兩謁政府會余直西掖握手甚驩甲戌余自金城奉諱歸君在林下矣月出東山夜造狹室虬龍鸞鳳英英座隅或捧觴上壽或握衣請業者長君小茗通守次君渠問太學也日月不淹一載電逝君返道山余始投絨披緇帷上影堂俯仰生平中心悼矣太學奉遺言執經吾門體素植鱗溺苦於學絕脈之慮良繆予懷丙戌試鐙之夕赴通守君訂盤雅會酒闌燭炮屬題斯卷念太學方病慨焉輟筆以迄於

今嗚呼孰謂圖中玉雪亦隨埋塵土耶錦軸尙新墓草將
宿杜陵灑涕於蜀州退之扼腕於殿監對此交集情何以
任夫夏侯之滌旻倩虛贊猶龍孝標之答秣陵徒嗟懸劍
況都督文武威風略具表志太學才行卓犖亦播人口音
微未沫余奚贅焉所期仰蔭雲天俯布柯葉門材蔚榮有
若高柳則通守君之封植也卅載書堂春風猶昔不佞無
漢津之歎矣戊子四月八日

題萬氏貯香館藏帖三則

乾隆初館閣楷書多法率更而加以豐潤遂成黑光方一派惟蘇林相國寓圓於方道媚獨出蓋山舟侍講淵源所在侍講爲近數十年南方一大宗先河之義當其喻之此書尤足證也

儀邸書擬試帖詩二首成邸書恭和

御製詩元韻二首某二十年前內直時所得珍之篋衍今爲萬氏貯香館借鈎上石近世諸家法帖雖廣搜博采如藥籠無所不備恐未必有此龍芝鳳朮也

甘肅吳孝廉

鵬

走千里來受業闕中書院以王孟津手著

詩文殘藁兩巨冊爲費豎可尺有五寸闊九寸弱爲帙凡六十有九狂草中往往真行間出大者過於鰲小者僅如活東一筆輒縮結三數行古藤纏老樹豐茸離披橫空直上勢欲出宇宙之外卽竄改處無非鐵索金繩昔竹垞翁歎其鋒銳如刀削所狀殆未盡者每展開爲之絕叫其詩文之雄奇高古蒼涼激越又使人歌泣隨之矣貯香館帖式隘於邊幅遇此將有材大難用之慨且慮石工棘手聊擇其完整易鈎者數片付令勒石俾世得嘗鼎鬪鬪豹斑而余家有如許墨蹟殊不忍默默自閤以負瓌寶因附誌其槩云

題董香光書軸

右縑素董宗伯書贖詩尾十字爲誰何截作楹帖鬻於市
翰林孔目王竹生用百錢易歸裝幅仍斷其中以識海圖
天吳之坼爲可晒也自北碑變而南帖書道始繁然古碑
版粹文出於近世者甚夥縑楮墨蹟則有日減無日增且
如二王正行卷帙充棟一尺於桓元再尺於梁孝元帝不
及二百年遂已盡盡唐代一二殘幅乃球圖不啻矣天下
寶物有力者必求其完美且多蓄之俾造物得乘其聚而
付諸劫古今息耗遷變類然嘗聞前明內府藏右軍酒肉
帳一條祇肉二觔半四字竊歎若自晉時卽似此奇零散

布則逃劫者必多安知不與碑版碎文迭出於後世鷗波
香光今之二王也吾鄉薛千仞先生謂吳中書畫若董若
文皆將名世此其並時人所言尙未必料今世香光之見
重至於如此然則再閱數傳將視二王又何如而收藏家
率於董趙最富吾懼其爲桓蕭之續此十字之係於香光
亦重矣哉玉屑滿篋不成寶蓋非篤論丁君十紙不敵王
褒數字至數字而後知其貴耳昔鍾尙書紹京破產求書
僅得右軍五紙吾爲此幅作異日想則孔目百錢已抵鍾
尙書產五之一矣若雲間墨妙所稱鍾王腕底紛鬪爭者
十字中略見其概必無贗鼎之慮也

題張明府畫天竺僧卷

余表兄張雙湖明府少時工爲人物晚乃六法俱全萬象必盡此其三十許時作不知臨摹何本君亦自忘之一展卷但覺筆墨緊細神彩秀發一點一拂奕奕動人殆無纖毫遺恨按古畫家自顧陸至龍眠皆喜畫神佛及天竺僧卻無羅漢像羅漢始貫休畫余見之嶺南光孝寺乃是中國人有道之容近時丁南羽輩貌番僧爲羅漢兩失之矣是卷面部衣紋及部從執事無一非番俗光景人數亦不與應真合蓋古本天竺僧也度其所摹卽非顧陸亦必是龍眠畫舫錄稱公麟畫東西南北人咸有區別玩此彷彿

可見豈卽明御府所藏之禪會圖耶劉文房作僧繇畫像
記事涉語怪余所不取但摹古本最可重顧陸一派真蹟
久盡非賴摹傳將遂泯滅無覩譬書之蘭亭雖無真本世
猶以摹本爲至寶並不必定武神龍矣聞龍眠於顧陸僧
繇道元等名畫得之卽摹故繪事冠絕今古且古人作畫
務精匡格如石室畫像等可證至董巨荆關始尙煙雲皴
染轉非古意君由摹古入手故晚年山水筆力迴殊亦可
知其得力所自也卷始落君外家王氏輾轉復入君手其
世世寶之

柳汀義學記

代

吾嘗謂成周閭塾之制可使天下無不學之人然必與鄉
遂井田相輔乃得行東遷以後良法盡廢所稱八歲入小
學十年就外傳蓋家自爲之而上老庶老坐巷中左右塾
以教者稀見於經傳則自周衰列國已無從而行此矣況
後世哉古今有治人無治法惟學亦然苟爲之制而又得
有明道義習教事者其人則庶乎雖今猶古曩余宰臨海
因邑舊有小學三爲興復之俾收教孤貧家子弟比視若
有效者旣調鄞思就城四門近遠設義學四明年冬捐廉
倡率里士訖然競助經之營之規制閱備四學以次考成

此其近南城者曰柳汀義學因地之名以名也定額師三人徒六十人他學稱是鄞籍視臨海人戶尤繁俗雖阜度其貧無資而預此者猶千百之什一其能使人無不學如古閭塾耶雖然學所以化民成俗古之教小子自洒掃應對及於禮樂射御書數其本愛親敬長其節隨行隅坐循循然習其事安其心既長而深究其理卽以闡聖賢之域無難其或質不足以有造而徒業爲農商工賈則亦知禮義崇廉恥言必忠信焉行必篤敬焉寢被寢廣以至於未嘗學者爭慕效焉如是而欲俗之無滯不可得也蓋風化者治之要余之爲此豈徒以煦濡孤寒小兒俾略識文字

記姓氏哉且使學而化性起偽雖其尤穎異之資能繇是以弋取一切滋足爲風俗患故余尤兢兢於是而以爲必師之得其人鄞在宋慶厯淳熙間大儒迭興率處隱約以教誘里子弟使東海一變爲鄒魯故至於今學者頌諸先生之功弗衰試從柳汀溯之其南則竹洲沈端憲之講堂猶可識焉其北芳草洲卽今之碧沚慈谿楊文元公暮年開講處也曩日宵燈雨笠遊於斯萃於斯皆衣逢而冠進者耶毋亦有如孔璇叔仲會以侍闕里者耶師哉師哉桐子之命凡我同志曷亦式時前哲勅立師道以媿風俗乎是學成於道光辛卯五月自鳩工庀材迄於置田資經費

凡用白金爲兩計者五百錢爲糴計者萬二千百五十有
奇役鉅而費繁不可負也書於石用以諭後之人

同仁義學記代

自余蒞設小學於鄞城四隅紳士衿民相率出資庀役工
既竣次第以石章來請一爲同仁義學城東曰君子營者
其地也維先哲有云學所以學爲君子論語以君子始以
君子終其首篇夫子言學次以子有子論仁曰孝弟也者
其爲仁之本與蓋入孝出弟弟子之事而君子務焉然則
非仁何學非學何所謂君子其權輿皆在爲弟子時鄞之
東沿江濱海出其閩閩市舶所集開塵列隧混品物爲一
區諸少年以聰明材質交貿互競於其間總總搏搏不可
殫計庶矣哉既富矣然余每攬劉夢得觀市之篇輒喟然

興感以爲教訓正俗宜於此尤致意也而志乘載甬東獨
善坊嘗建書院年運以來風流閭寂樓迂齋鄭安晚史靜
清諸先生之遺澤鮮有存者三代下驚功利如管子猶別
立士鄉而著爲弟子職以相教授矧欲變齊至魯以至道
其又將何從抑天機嗜欲互爲消長富人窶人之子猶沃
土瘠土之民習相遠也禁其爲彼開其爲此因勢利導宜
莫若童牙而孤寒者乃今得是學以造之昔王文公始立
鄞學書請杜先生醇其略謂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我先
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其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
夫蒙穉之人偏介於聲利之區有侵尋而陷溺之勢其爲

可矜孰甚繫有道先生者出苟不忍使之不同其所有必將教以孝教以弟俾事親敬長之心油然而生因而鼓舞作興以偕進於道春木之芟非天地之仁氣歟如是而名之曰同仁當已吾因是思君子焉在唐季干戈之際江夏侯於茲延俊又興儒雅革椎埋鬻悍之習以有聲明文物之美故後世猶愛而傳之今生際

承平幸得優游講論師知所以教弟子必知所以學人倫之是明天爵之是修習而安焉以至於仁全而德成焉君子哉異日轉相薰炙於化俗也何有吾又以知被其風者之皆有士君子之行也於是乎爲之記以埃

黃岳義學記 代

校士館之右爲西義學距城西門蓋里許其建由商力且因嵯務公所爲之商皆徽人故名之曰黃岳中關祠宇皆祀先賢徽國文公朱子童弗樞趨瞻儀生敬退而就師請業肅如也夫義學之設徒以卹貧家子耳然教之得其道則古人所謂小學者將賴此獨存而可推之以正後學之末失何以明其然也昔陸文安公至南康朱子請爲白鹿書院諸生說書文安以爲宜先辨其志因舉義利之說而痛切言之曰今人只讀書便是爲利如取解得官自少至老無非爲利者朱子絕歎重其言故其訓門人大旨往往

相合如云爲學須先分內外爲義者向內卽入聖賢之學
爲利者向外卽趨愚不肖之塗是已嘗讀而思之自有科
舉之學以來家習絃誦人尙揣摩父兄之中材者惑焉苟
非其力不足以辦膏火將必令子弟朝夕攻苦而時時以
富貴利達激發其嚮往之心倖而成則無所裨於實用不
成則且陷爲利徒雖有良師欲端其始於蒙養其勢有禁
不得行者蓋學術之不明久矣先賢之諄諄於是豈過計
哉若孤寒之子不得已而來就義學其父兄當未必有此
意卽有之而亦不能不聽師之所爲吾故曰小學可賴此
存也然則小學如何曰朱子所輯之書備矣其題詞曰小

學之方洒掃應對入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
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
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按此則
古人爲學之次第不既了然歟又其明輯書之意謂人以
古今異宜而莫之行不知道無古今之異未始不可行也
故欲令童蒙講習以裨風化之萬一時陸文達患對偶及
虛誕之文足壞初學性質欲定一小學規朱子然之且以
禪院清規爲喻夫仰高蹈景其人若存遵而守之斟酌而
行之是在善教者矣清熙中四明諸先生與朱子時相問
質其後舒廣平教授於徽黃岳之下烝然興慕謂其鄉學

問之源室而復通今徽人立此學毋亦爲問源者地乎吾
見朱學之將復通於鄞也爰記諸石

椿蔭義學記

代

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閭里朝夕坐於門同巷之小子從受學焉是謂鄉先生其視二十五家子弟皆吾子弟也中世士大夫罷而歸多散髻林下優游自適或以道德文章爲書院山長則衿佩之士宗之而自羈卯至成童者尅被其澤蓋雖前明結社講學儒風大競之時於小學猶往往闕然不講若鄞之前喆曰大椿老人林公庶其當古鄉先生之稱而無媿者歟公由御史歷官參議以風節爲萬歷名臣鄞志所載余固心儀之道光戊子余倡立四門小學方集議有具狀願自建一學於城北者視之則監生林祥

烈兄弟公之仍孫也狀稱公解組後卽所居大椿堂收里中孤貧子弟親爲教育一時所造就甚衆故學者稱爲大椿老人傳世彌遠子孫不忘祥烈父邑諸生嘉模志興復而未果今乃適會其時請就堂址左近斥地營構以廣前人教澤焉噫鄉先生流風遺澤如此余忝爲伊洛後裔自恨無與於道而迭膺赤最以教養爲責則夫倡建小學之舉其猶得已耶聞之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爲本自其詠歌絃誦之間所以漸摩誘掖激厲而作成之者無非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擴之以爲修己治人之術故子程子謂自洒掃應對上卽可到聖人事此古昔門塾所傳之遺法惟

公當日蓋嘗修而明之者繼自今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
永永無數可也學名椿蔭經始於某年月日告成於某年
月日與各學相先後費亦略等當四學之成余旣彙申大
府請予輪緡者獎敘有差今爲之記覺於林氏獨有餘思
者固以其一家昆季子姓能誦清芬承先志而源溯所自
則豈非公之教思無窮寶啟之翼之於冥漠中哉夫以人
之子弟爲子弟者今猶昔也斯長爲人之父兄矣謂之椿
蔭固宜

它山朱氏義塾記

宗以族得民儒以道得民此古治之與井田相繫無在而不行行之無在而不備者自井田廢而民散魏晉以九品中正明姓系其沿於世特譜學而已古之宗法蕩然也唐以來遞崇學校京師及列郡州邑詳矣鄉里則間奉朝命設社學而勢不可久於是古間塾之制泯焉今昔政教因乎時勢而不能相通賴行誼之士追溯夫良法美意度其所宜行時自以其力修舉於一家一鄉則於政教不爲無助然近世所稱若義田若義學率不能無舉此而遺彼志古者猶惜之鄞它山朱君孝銓以其父諱忠元兄孝鋒孝

鏞孝錄孝銘皆嘗有志收族戚戚焉慮聚居數百家之或
失業而貧失學而嬉也斥近宅地建義莊一區堂七楹樓
七楹翼以齋廡綴以庖福繚以周垣置經蒙二塾其中堂
顏曰明性塾曰誼正曰養正經費則以常稔田二百畝歲
入出略仿范文正義田成規而延師之脩膳並取具焉蓋
以成先志而庀其宗於法可爲備矣鄞令程君上其事大
府以請於

朝得

旨授孝銓通判職銜道光十三年事也

爲家旌淑常典未嘗有是而朱君猥蒙異數豈不以

聖世重熙累洽民物熾繁陬澁之縣邈遐廬之錯雜經畫
所至期無一物不得其所苟隱處在下能明古義酌時地
之所可益而以補苴乎其間實

朝宁所汲汲求者哉夫有族可聚而養與教兼令所在如
是豈非大隆吾以爲朱氏此舉有合於周官九兩之二以
此遡恩四方有力者聞之可以興已且朱先世自新安來
嘗以新安之學設教它山至今有祭於社者昔王遵巖謂
學之弊二曰俗與禪惟守徽國之宗庶乎免此而吾鄞自
史果齋黃東發兩先生後爲朱學者絕眇懼不無蹈遵巖
所譏朱氏誠闡其家學淑其宗人異日寢行寢廣薪火之

所逮陶染之所成又不獨其子姓已也吾故因其請而樂爲之記

重修裴聖君廟記

勤志裴聖君廟在潘密山之陽顧不著其肇始按王公密撰記德碣銘謂州民願紀於碑王公爲公替俱在唐大厯中儻作廟始是距今旣千百載矣而境人從事滋久愈虔國朝乾隆六年移建今山下章地道光辛巳嘗葺修之越廿載更新厥圖是崇是奐不日僞功庚子二月初吉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古郡縣良吏往往食祭一方其祀久近旣功德小大爲差理固然已維公以長安令奉唐天子特簡來刺明州方是時島蠻肆擾環寇之師數萬境被兵燹室廬及塋墓幾盡人倖存者四散原野蕭然公痛民之

深竭力撫字期年通播悉還匱困有郵此區有教田疇茨
塾墾辟興起三年而髦穉咸欣欣得所舊志約書事業蓋
光大若此吾聞南陽之於杜召密中牟之於卓魯皆奉俎
豆報遺澤弗衰矧是州公實更造之而肇有其民人以樂
生興事垂於世世故至今克殷以昌繇是論之卽踰百世
祀不爲過曩辛巳之役有以碑記來請欲侈陳邇歲靈應
事者余略之遂弗果用夫公旼茲土猶宋蘇文忠以浙西
爲桐鄉生也斯戀沒也斯歸其於遺民之雲仍愛護靡庶
或時祈禱隨感而輒答焉亦宜如日以靈異畏壘之若靈
常野廟土神然謾矣余則何敢雖然篤近而遺遠識小

忽大恆情也公本事炳載籍無所庸贅余慮夫不知其原者之誤入於謾也故今不待請而爲之記書以施新宮且命次子華列繕王公舊文備參觀焉唐明州統鄢邑以邑治移臨三江口故公廟偏西然其東莫非流澤所及返本修古皆將有興起感慕而致肅祇者獨是境也耶

黃巢磯夜泊記

踰梅錫嶺而南江行抵粵省治千有百里許夾江而峙者
非峽則磯黃巢磯其橫突峭險之尤也其上清遠峽卽水
經之中宿下則匯粵蜀三十六江通志載名勝題詠多在
此而是磯獨不預得非以陷於巢故不齒之耶余來南時
順流不得泊今之歸臨夜抵此將俟詰旦登而賦焉因顧
謂長子恩曰廣明之亂長安搢紳伺金輿承僞職求如天
寶末凝碧池故事蓋未嘗有君子憫濁亂之極則多恕辭
故果頭屈律之頌其人卒附風雅中且寃句巢之所生未
聞或罪其山水孰謂是磯而可以巢汗耶不甯惟是磯之

名固莫詳其指讀宋方孚若南海百詠知巢曾於此覆舟
方其由閩擾粵求天平軍節度不可得因越嶺寇豫章略
河陝進攻長安滔天之勢實自此始向使得糜碎土沈於
磯下則唐社可以無覆而朱李亦無代興之幾奚獨咸通
士大夫及八萬丁壯免應黃賊之讖哉嗟夫天命方僭山
靈獨如之何然乘其困鬪猝掎諸洪濤駭浪中令去斃路
不容髮自巢稱亂數十年未有被創若斯之痛者事雖不
成摧虺除蔓之志固已大快於天下是嚮者詈賊抗節之
二生所未敢爭烈也吾意是磯當與岱東狼虎谷並旌而
古今詩人不求其故至鄙棄若朝歌勝母不亦闇且詩歟

時夜將闌雨浪浪不止余與恩方假寐待晨霽比寤則
發已數刻矣回視江上雲濤渺然異哉此磯甘自晦以默
默耶其亦激而逃俗者耶既而思之大凡善成功者不居
名是殆爲穀城黃石久矣願獨恨孚若之詠若隱若見若
因諸名勝牽連得書者萬一通志續采之山靈有知將羞
夫巢許之空垂簡冊也余言故不可不記甲申小除夕胥

江舟中

沈文恭公畫像記

代戴健亭提軍

國朝康熙八年特命浙江提督自紹興移駐甯波建公署於城南紫薇街東因前明大學士太傅沈文恭公故宅爲之也公枋國建儲相業載史冊去位家居垂十載沒後英爽是之式悲故老能言其靈蹟按禮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而署中曾不爲公立祀豈以沈氏雲仍故在援杞鄩何事之說耶然考晉祀夏郊其時杞固無恙則雖有主後而不在其地卽因其地者宜爲主矣且注家釋此禮謂其昔嘗有功德於民故當祭公之在位也慮日本貢道出甯波極陳其害乃止是其惓惓鄉郡至今必且默

何護之職海疆者又可不可揭虔安靈以祈福佑報功德耶
爰奉設神龕每歲春秋及公誕日忌日敬陳牲酒如禮願
後來者毋替焉向聞公畫像最多百年前尙存五六十幅
今不可得見偶見冊帙中一小影方袍幅巾神采奕然亟
命工摹出祭之日卽懸此於龕並以入交代云

辨畫

憨然一吳伶面目也命爲圓圓小像於是展軸者色飛操

翰者神移詠題百狀或嫫或施而幅無隙矣漫卿

余別字讀

同歲生

宋孝廉翔鳳

誌曰滇城五華山吳藩故宮環之山寺有

樓曰秀華爲圓圓妝閣藏其像因暫攜至吳屬畫師臨倣而返其初本同歲生差無妄語者且故嘗游滇故漫卿疑像而未敢疑其誌翼日客過之則謂適往見生生告以妄也因問日子何繇而畫之疑耶漫卿曰嘻凡物之絕尤必非恆識所逮今夫龍人人畫之而僧繇異者師天降真龍也今夫馬人人畫之而松雪異者師內殿飛黃也物之真

龍飛黃人之閭媿毛墻圓圓卽非此其倫奚遽託粉本於
吳伶噫師古者恨目不能見古人以蘄至古人爲無繇矣
況又以所見蔽之歟客曰然抑子謂非恆識所逮者以古
畫爾子見古畫猶畫師之見吳伶焉知彼誤而子迺獨眞
曰此柳子所以疑駿圖也駿圖怪不怪亦無可訾也夫古
今人果不相遠耶且吾未嘗不意未見者之更愈於所見
是以歎雖然吾旣疑此猶不免誤於所誌凡未見之事以
聞聞誤而不能晰者又可勝歎耶始重其誌轉撫此幀不
欲輟筆不敢重誤人改命之曰愍吳伶